



Uz. 63, 11  
5  
3. 12

十一

特別  
^21  
2772  
11





門 21  
號 2772  
卷 11

飛龍傳

第三十九回

大相射龍解水厄

鄭恩問路受人欺

詩曰

維水湯湯勢溢汎

奔騰砰湃城幾沒

中有怪物似龍

屈伸翻覆民遭劫

安得蒞治有仁慈

拭目愀然繫所思

觀此顛連誠畫策

奠安園土鎮岷嵐

話說柴榮因又得了趙普甚是喜悅大設筵席慶賀會飲正在解酬交錯之際忽見門官慌慌張張跑上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發行



望來跪下稟道千歲王爺了不得禍事到了。太清河  
水泛乎湖。水頭高有十餘丈。把兩岸居民冲去了無  
數。現今離東門不遠望千歲作速定奪。柴榮聽報。不  
勝驚慌。叫聲列位賢弟。這太清河水漲。冲去民房勢  
非小。此列位可同愚兄去。一看作何處置。說罷。眾人  
一齊離席出了轅門。疾忙而走。還未曾到東門。又有  
人來報說。水且到了東門的城下。兩重門都被水漲  
了。柴榮聞報。急從馬道上城。至城樓邊。手扶垛口。往  
下觀看。只見太清河竟似一條大海。那水勢汪洋。波  
濤有數十丈之高。聲如獅吼。鳴。望着城上撲來。轉

眼之間。那水又漲上來了。竟把禪州的城牆沒了半  
截。柴榮看了。只是搓手跌足。仰天長歎。只叫一聲。蒼  
天。想柴榮命薄。受不得周王爵土之封。故此天降災  
殃。洪水為禍。眼看城郭沉淪。民藏魚腹。但柴榮沒福  
只當淹吾一身足矣。何必連累滿城百姓。皆遭此劫。  
說未完。只聽豁啣一聲。那水把城牆一激。震動樓閣。  
只把柴榮唬得面如土色。當有趙普見此水勢激烈。  
波濤不正。開言說道。千歲某聞江河湖海俱有水伯  
龍神掌管其消長之權。若無天曹勅令。也不敢淹沒  
城池。擅行禍害。如人民該遭劫數。千歲雖多憂急。總



是徒然某今細觀這水頭只往上冲其中必有緣故據臣看來不是河神討祭定是孽龍作耗古云聖天子有百靈護佑大將軍有八面威風一福能消百禍一正能除百邪依臣之見殿下可備祭禮以祀之或者仗殿下威福保全一郡生靈也未可定柴榮依議令人速備祭禮不一時把猪羊禮物擺設城頭插燭拈香柴榮下拜祝告道柴榮奉天子之命蒞鎮禪州不敢虐民酷吏妄肆行爲今遇水患大災如果滿城生靈該遭此劫柴榮願以一身當之免了百姓之厄若神明矜恕祈求速退洪波以微命柴榮回京之

日卽當奏聞天子建設羅天大醮報謝天地龍神望明神靈鑒祝罷奠酒焚化紙錢往城下一看那水兀是不退反往上冲比前更又長了離城口不遠看官這水不往別處去只望上長却是爲何這却是郭彥威所致那郭威本是烏龍降世奉玉帝旨意下凡與趙匡胤打前站今在汴梁卽了帝位一心記念柴后娘娘病在禪州未能進京相會這日在宮無事酣息龍牀不期源神出竅竟往禪州而來路過太清河把水就帶了起來他在那波浪之中看見柴榮立在城上心下便是歡喜顛着頭道我的鬼想殺了我你那



姑娘在於何處。怎麼不見他來迎接。因此渾身顫動。往城上一擡。只見一片黑雲裹住了水頭。竟往上面撲來。唬得柴榮往後一仰。那水頭就豁啣一聲。復又弔了下去。說話的又說差了。這水既已到了城上。怎麼會得弔了下去。若果如此。則從古再無漂沒之患。又何必多備禦水之具。隄防其災。看官這又不然。從來淹沒城池。乃是天心降禍。人民該受其殃。所以憑你城郭堅固。堤閘重重。只消水勢一冲。一切皆藏魚腹。頓成大海汪洋。今日這水。乃是郭威所致。因他攪動。所以時爲上下。況城上有三帝存身。莫說趙匡胤

弟兄是宋朝真命。就是柴榮有七年天子之福。諸神也來護佑。這水怎能爲禍。當時郭威元神復又往城上攬來。那保駕神祇着忙。便施威力。神光逼住了水。往下一打。這水頭就往兩邊一分。那龍隨着水頭便退了下去。不多時水頭仍舊長將上來。剛剛的到得壕口。却就消了下去。一連幾次。都不得上來。柴榮唬得渾身發抖。匡胤心內也甚驚慌。張光遠面色如紙。灰一般。羅彥威形容若失。魄相似。匡義呆呆的。只把水看。趙普連連的頻把頭搖。惟有鄭恩。急得手足無措。只是怪叫。說道不好了。樂子今日活不成了。一邊



口裏亂叫。一邊望城外看着水。那水忽又哄的一聲長將上來。贊了鄭恩一身的水。鄭恩道：「駛毬人的你怎麼潑着樂子身上。順着雌雄眼。偶然看去。只見水裏隱隱的藏着一物。在那裏搖頭擺尾。舞爪張牙。像要上來的意思。只見那物。」

渾身似黑漆。

遍體長烏鱗。

不住雙睛閃。

頻將二角輪。

長軀旋汲浪。

巨口吐波雲。

隨風借水力。

翻覆任升沉。

鄭恩一見怪叫連天。好駛毬人的。你在那裏泛水洗。

澡麼。二哥快來看那水裏的怪物。匡胤肚胆上前道：「怪在那裏。」鄭恩用手指道：「這不是怪麼。他正在水裏看着你哩。」匡胤定睛細看。果然隱隱的有一怪物。見他伏在水裏。不多一會。那怪又是轉動起來。鄭恩喊道：「不好了。他要把城牆撞倒了。待樂子拿棗棍來打。這駛毬入的。匡胤道：「賢弟。你這棍短。恐打不着。到不如拿箭來。待愚兄射他。或者可退。」即分付左右的取弓箭來。須臾弓箭取到。匡胤接過手中。扣滿弦。搭上箭。弓開弦响。只聽的一箭射入水中。正中在那烏龍的左眼。那龍負痛。把尾在水中一擺。把水帶上來。比



城還高。匡胤唬得倒退不迭。只聽得滔滔水响。登時之間。城牆露出半截。鄭恩拍手的叫道。好了。好了。這脚毬入的。中了箭去了。柴榮等衆人一齊往城壕口望外一看。只見城牆都已露了出來。不多時。把水退盡了。看那城外的民房。冲成一片平地。居民漂流。不計其數。不是三帝在城。只怕禪州一城的百姓。皆爲水鬼。當時衆人見水已退盡。皆頂禮神明。欣喜不盡。仍從馬道下了城樓。早有手下人。牽了馬匹。伺候各人上了馬。回至帥府。離鞍上堂。柴榮分付重整酒席。一來壓驚。二來慶賀。湏臾酒筵已至。柴榮滿泛金盃。

雙手遮與匡胤道。不是賢弟一箭之功。愚兄亦難保矣。請飲此盃。耶酬大德。匡胤道。此乃兄長洪福所致。於弟何干。柴榮又酌一盃。與鄭恩賀功。以下諸人各各酬賀。當日情歡意樂。飲至黃昏而散。次日柴榮督令在城軍民。往城外整理水塲。搭造民房。以備各處遺民遷來居住。此一翻水患。正是。

已見稠居成藪澤。

再籌生聚固城隅。

按下禪州之事。且說中箭之龍蓋。因周主一心想念柴后娘娘。這日朝政得暇。無事在宮。一時困倦。假寐片時。不期元神出現。來到禪州。與波逐浪。被匡胤射。



這一箭中了左眼。負痛歸原。大叫一聲。滾下龍牀。把隨侍的宮官。个个驚惶不止。周主暈去了半晌。漸漸還過氣來。只罵一聲。紅臉的賊。朕與你何讎。暗箭傷朕之目。左右快與朕綁來。不可放走宮官。跪下奏道。啓萬歲。宮中並無紅臉賊。想夢中所見。還請萬歲安神。周主聽宮官之言。定性一回。方纔明白。就問宮官什麼時候了。宮官道。正交午時。周主道。朕方纔到禪州。被一個紅臉賊。箭傷了左目。疼痛難忍。爾等看朕目有傷否。宮官啓萬歲。左目青腫。有血微流。周主便召御醫入宮調治。太醫官軫視明白。取神丹點上。登

時止痛。只是傷了瞳神。一時不能回光。速愈。周主又傳旨意。差官速上禪州。言朕有病。請娘娘刻日到京。差官領旨。星夜趕至禪州。至帥府堂上。開讀了旨意。柴榮謝了旨。稟過了姑娘。整備鑿輿。擇日起行。點了三千人馬護從。將禪州交與韓通掌管。柴娘娘愛惜民力。分付路程遙遠。免了鑿駕。止乘小車一輛。帶同各家盟友等衆。及護從人馬。是日齊出禪州。望東京進發。有詩爲証。

炎天車駕載同行。欲到繁華錦綉邢。  
只爲后妃有民力。故叫儀仗莫縱橫。



車駕在路行程。只因柴娘娘病體未曾全愈。又兼天氣炎熱。趲趕不多。一日只行八十里。那日到了晌午時分。娘娘在車內叫聲賢姪。柴榮一馬至前叫道。姑母姪兒在此。柴娘娘問道。天有多早了。柴榮答道。交午了。娘娘道。我身體勞頓住了罷。柴榮遵命。一聲令下。登時安了行營。娘娘下車歇息。柴榮侍奉不題。單說匡胤及趙普等六人。帶了手下人等。另外立下營盤。因是天氣暑熱。眾人寬去衣袍。多在那避陰之處坐地乘涼。只有鄭恩把上身衣服脫得精光。坐在地。下手內拿了一個草帽。不住的扇風。望着匡胤說道。

冷

二哥樂子渾身出汗。只是怕熱。這便怎處。匡胤道。常言說冷是私房冷。熱是大家熱。兄弟你只消靜坐一回。自然生涼。何必躁暴。鄭恩道。樂子耐不得了。二哥你可也怕熱。樂子與你洗澡何如。匡胤道。那裏去洗。鄭恩道。河裏去洗。好不爽快麼。匡胤道。這個爽快。愚兄却未慣。不好去洗。鄭恩道。樂子便與張兄弟去。光遠道。我不會浮水。不去。鄭恩道。羅兄弟。你和樂子去罷。彥威道。這個不敢奉陪。衆人多厭薄他粗魯。再無一人肯和他同去。鄭恩嘻嘻笑道。二弟這般火熱。虧你耐得。你何不同着樂子去洗一回。澡好不涼哩。匡



義道小弟身子不快不敢去洗。鄭恩見他也不敢去，只得回頭向趙普道：「你便和樂子去罷。」趙普笑道：「甚好。只是學生無福失陪了。」鄭恩見衆人都不肯去，悶不悅，自言自語道：「樂子好意叫你們洗澡，原來都是不識人照顧的。」匡胤聽了，便道：「兄弟，你忒也多事。他們不喜洗澡，由他罷了。要去，你便自去。何必有這許多噲？」蘇鄭恩道：「你們不去，樂子也不去了。不成，遂把青布衫搭在胳膊上，赤了兩腿，帶上草帽，出了營盤，望西而走。衆人都不去理他。他便一口氣走了有三里多路，立住了脚，自家問着自家道：「樂子一時賭

氣，要來洗澡，怎麼走了多路，兀是不見有河？」樂子如今走那搭兒去呢？東張西望，躊躇了半晌，說道：「樂子不去洗了，回去罷。」正待轉身，忽又說道：「不好，樂子回去不打緊，反叫他們笑話。又呆呆的立着，思想了一回，說道：「有了。」樂子且坐在這裏，等那過路的來。問他那裏有河，便好洗澡。說罷，把青布衫兒往地下一丟，將身坐在上面，往四下觀看。那來往的人雖也不少，只是離他遠遠的走，不肯到他跟前經過。鄭恩罵道：「這些駟騁入的，爲甚不到樂子跟前來？憑的憊賴，原來鄭恩坐在荒地之上，又不是經田道路，如何得有



人在他跟前。行過鄭恩。因見無人。扒起身來。拿了布衫兒。望大路而走。此時正是七月天氣。却有庄家正割早稻之時。那前面一人挑了一担稻子。正在奔走。鄭恩趕上前。一把抓住了脖子。那人指望回過頭來。看是誰人。誰知鄭恩的手掌。濶大力氣。粗重。不但回不過頭。連那担子都掙扎不得。鄭恩罵道。馱毬入的。你要掙麼。樂子問你。那裏有河。那人道。是誰這般取笑。你看我挑着重担子。在這裏。你便拉住了我。作樂却不道。折了我的腰。不是當要快些。放了手。若不放時。我就罵了。鄭恩道。馱毬入的。你罵。把手只一按。那

人挑着一担稻子。那裏經得這一按。只聽得哄囉一聲。響處。連人連担。跌倒在地。口裏喊道。那個遭瘟的。把我這等戲耍。我是不肯干休的。扒起身來。欲要認真。舉眼看見了鄭恩。只唬得往後倒退。驚疑不定。古云。人鬼怕惡人。那人雖然發惱。見的鄭恩這般形容。唬得魂已沒了。那裏還敢破口。只得叫一聲朋友。我又認不得你。爲甚按我這一交。鄭恩道。馱毬入的。樂子好好的問你。你怎麼不來回答。那人見鄭恩口裏。老子長老子短。說來不甚清楚。欲要與他爭鬧。諒是這個惡人。對付他不過。欲待不理他。挑了担子。自走。



又怕他拉住了。一時掙扎不去。沒奈何只得勉強陪笑。叫道朋友你問我什麼。鄭恩道樂子只問你那裏有河。那人道我們這裏的河也多。不知你問的是那一條河。鄭恩道不論什麼的河。樂子只要洗得澡的。就是了。那人聽了。心中暗罵這黑囚攪的。要問河洗澡。這樣可惡。把我按這一交。又討我的便宜。要做我的老子。我且哄他一哄。叫他空走一遭。遠路仍舊洗澡不成。遂說道朋友你要問河洗澡麼。這裏左右。却没有河。你可向那樹林子過去。那裏有一條大河水。色清流儘可洗澡。除了這一條河都是旱路。鄭恩遠

遠望去。果見有一座樹林。也不問遠近。說聲樂子去了。扯開了脚步便走。那人見了暗暗歡喜。我且叫這黑囚攪的。吃些苦。遂把稻子担兒挑了。竟望前面而去。只說鄭恩當時酒開飛腿。奔趕程途。耳邊只聽呼風。頃刻之間。約走了十數里。過了樹林。四下一望。那裏見有河水。都是村莊園圃。鄭恩方纔醒悟。罵一聲。馱毬入的。樂子被他哄弄了。倒白走這一回。沒有得洗澡。停會見見了他。叫這馱毬入的。吃苦正要拔步回身。只見庄後露出一所瓜園。正見園門開着。一眼望去。見那瓜橫鋪滿地。其大如斗。鄭恩滿心歡



喜。口角流涎。想道：樂子走得熱極了。且把這瓜兒解渴。再去洗澡。未遲。遂邁步走進園來。要把瓜兒解渴。有分。叫半日受三翻辱。毆一瓜定千里姻緣。正是：未經軟玉溫香趣。先受揮拳擲足欺。畢竟鄭恩吃瓜有人見否。且看下回自知。

孽龍作耗。泛水爲災。人民隨波逐流。終是天心降厄。但其間有爲禍不爲禍之分。免害不免害之別。乃柴榮則引躬自責。舍己救人。灼見根本之宜。先真知政體之當務。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厥後畱心治道。注意黎元。良法善政。不能

拔舉而能表命主之名於五季十二君之中。良不誣矣。

同在城頭看水。衆人極目驚心。獨趙普則低頭默想。別有尋思。豎水勢之邪正。決人事之災殃。畢竟飽學宿儒。道理明而識見廣也。所謂宰相必用讀書人。洵然。

他在水裏看着你。此句的是要緊。乃日後見罪之根本也。蓋未射之前。已見其貌。既射之後。迺識其人。夢裏吃虧。醒來見血。其日夜之所飲。恨而欲報者。非一日矣。則烏有覲面而不同聲色。



者乎。雖夢寐固虛而受傷則實所見之人亦復相符其欲羅而致之罪焉奚足怪耶。

爲政以得民心爲本。故愛養民力所以欲得民心也。民心既得民亦不自愛其力矣。靈臺經始不日而成職此故也。乃不意柴后有見及此賢矣哉。

說指清流。旋玩愚直。與前回賣草鞋人一般見識。一樣心腸。彼則引領同行。兩個俱親跋涉。此則架詞指點。一人獨受辛勞。彼則欲使人迷。先輸已物。此則欲償已忿。乃遣人殃。彼則因驕而

償

得福享現在口腹之充。此則由說而致禍。遺日後歡娛之趣。此中微分得失。畧見低昂。蓋鄭思天性愚直不事虛文。故其所遇往往均受其欺。嗟乎。直道之不容於世也。亦已久矣。何獨於此而致怪其人耶。

慕地庄後露中一所。瓜園驟然觀之。幾疑脫節。蓋瓜蔓於地之物也。非若桃李之芬芳。松栢之叅差。易使人見者而乃下文急將園門開處。以觀之。於是文勢無罅隙之漏。神情有聯絡之妙矣。此則倒點之法也。



飛龍傳

第四十四回

鄭子明腦打園公

陶三春揮拳服漢

詩曰

時值梧風送晚涼

薰蒸猶是濕衣裳

清泉未解行人體

偏使流殃頃刻嘗

又曰

未得清流趣

先將瓜果嗜

徑情無款曲

何徒怪強梁

話說鄭恩因天氣尚熱。一心想浴。不道問路尋河被





人哄騙却指引到那樹林去處。空走了十餘里路。連水影兒也不見一些。自知被人所欺。正欲回身而走。忽見那庄後露出一園。園門開處。見裏面滿地瓜果。大小不均。心中歡喜道。樂子雖不得洗澡。且把這瓜兒吃他幾個。再處想定主意。不管有人沒人。闖將進去。就往那茂密之處。揀了一個絕大的西瓜。隨身坐在地上。把瓜只一拳。打成三四塊。遞到口便吃。古云。渴不擇飲。鄭恩已是走得熱極。又見了這樣妙物。又甜又涼。可口生津。吃下肚去。連臟腑也是清爽。如何不喜。當時吃了一個。又摘一個。把來打開。纔待上口。

忽聽呀的一聲。走進一個人來。把園門關閉。却是管園的園公。他往鎮上去。買辦魚肉等物。買了回來。進園關好了門。回轉身走。正見有個黑漢。坐在地上吃瓜。心中發惱。走上前來。喝聲黑賊。你是那裏來的。擅敢闖進園來。偷取瓜吃。鄭恩見他來問。把瓜放在一邊。笑嘻嘻的答道。樂子走得渴了。因見你們的瓜。生得中意。故在這裏吃這幾個。直得甚麼。你便這等小氣。那園公道。好黑賊。別人家辛苦多時。成功了這園好瓜。正待貨賣。你這黑賊。却來現成受用。你偷吃便道。生得中意。我們自己種下的。倒不中意。鄭恩道。你



這等說樂子便不吃了。園公道也罷。你既吃了我瓜老實給還了錢。我便放你出去。鄭恩道這却難哩。樂子又沒有帶錢。那裏得給你。只算你做個東。請了樂子罷。那園公聽了鄭恩說的老子便啐了一聲。誰是你的老子。你老子從來不肯請人的。你偷吃了瓜。休說這夢話。還了錢便罷。若不還時。我有本事請出一个人來把你這賊吊打。打三百。還要剝你的狗皮。抵瓜錢。鄭恩聽了。心頭火發。大罵駟毬人的樂子。吃了幾個瓜。你們便要吊打。剝樂子的皮。若樂子討了你們女娃娃的便宜。你待怎的。一面說話。一面立起身。

來照着園公一掌。打了個倒栽葱。那園公跌得昏天黑地。扒將起來。手裏的魚肉多累了泥。他把鄭恩狠狠的看了一看。竟往裏面跑去了。鄭恩不去理他。仍然坐下。把瓜來吃。原來這庄有名的。稱為陶家庄。庄上的員外名喚陶尚仁。為人極是忠厚。所生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子名喚陶龍。次子名叫陶虎。女兒名為三春。那員外安人都已去世。剩下陶龍兄妹三人。一全過日。廣有田園。豐於積貯。這瓜園也是他的。算得是個富厚之家。這日陶家弟兄俱不在家。只有這位小姐在庄內。從來的小姐都生得如花似玉。性格



溫柔綉口錦心。甲於遠近。卽或容顏不能美麗。而舉止之間。自有一段蘭質飄香之趣。獨有這位小姐。另有稀奇不同庸衆。說他的美貌。實是嬌羞道他的身材。果然嫵媚。看官不信。請看。在下的贊詞。便見果否。貌怪形容醜態。青絲髮金線蓋。黑肉豐頤。橫生孤拐。臂力舉千斤。鐵漢都驚駭。金蓮擲地成聲。錯聽。舩船過海。家中稍有不如意。打得零星飛一派。

這小姐生得如此姿容。更且身粗力大。不必論他別件。只說他兩條膀臂。猶如兵器一般。憑他勇猛的人。也不敢近他的身。自小最好武藝。愛看兵書。十八般武具。件件皆能。跑馬射箭。只當玩耍。家中的庄丁使女。畧有不遵使令。只消抓住了一把。担得人痛。叫連天。正不知他有多少力氣。遠近村庄。聞了他名。真的頭腦兒都痛。因此背地裏送他一個隱號。叫做毋大。臣就是他兩位哥哥。也敬之如神。並不敢違拗他心性。這小姐按上界地魔星臨凡。奉玉帝金旨。叫他扶助真主開基創業。掃滅群雄。後來趙太祖三下南唐。在於壽州被困。陶三春掛印爲帥。領兵下江南解圍。救駕在雙鑽山。收了劉金定。一龍山。活擒元帥宋繼。



秩刀劈四水王楚豹。有這許多功勞。目下年當一十八歲。乃是金霞聖母門徒。且又算命打卦。都說他有王如之福。因此哥嫂更加愛惜。這日三春小姐正在房中觀看兵書。只見了鬟來報說。是瓜園裏來了一個黑大漢。在那裏偷取瓜吃。把園公打壞了。現在外面請小姐出去。三春聽了。此言心中大怒。吩咐傳叫庄丁。預備繩索。跟我到園中去拿捉偷瓜狗賊。即時站起身來。邁步出房。帶了一衆了鬟。竟往桃園而來。只見那園公正在外面等候。見了小姐。便訴說道。姑娘當不得這個偷瓜的黑漢。力大無窮。他在那裏偷

吃。我說得幾句。他就一掌險些兒跌個沒命。啣臉上兀是這般青腫。姑娘出去。務要仔細。不要失手與他。纔好。三春喝聲。奴才。沒用罷了。還要多說。那園公不敢言語。讓小姐過去了。跟隨在後。三春來至園門首。抬頭看去。果見一個黑大漢。坐在地上。如狼餐虎。嚙一般在那裏吃瓜。三春道。你們且莫跟來。都在這裏伺候。待我拿住了他。你們來扛。切不可聲張。被他走了。那些庄丁使女。一齊立住了脚。在門裏等候。當時三春把頭上烏緩帕。繫了緊把裙子。整個結實。捲起袖兒。緩步進了園門。望鄭恩坐處而來。那鄭恩因把



園公一掌打走了。放心樂意坐在地上儘量而啖。況是天氣尚熱。食腸又大。越吃越有滋味。約有五六个大瓜。埋在肚裏。此時尚在吃得高興。猛抬頭見了這女子走來。心下想道。看這女娃娃走來。與樂子做甚。咱且莫去管他。此乃鄭恩自恃力大。藐視三春。是个女子。不作防隄。且見三春又走得消停。不像與他對付的模樣。所以鄭恩只顧吃瓜。不去理他。這便是鄭恩吃虧之處。那知陶三春遠遠見了。暗罵一聲。黑賊。怎敢藐視於我。我若不把你打爛了。也不敢姓陶。那些庄丁使女都在園門後探頭探腦的張看。當有

那个被打的園公。悄悄叫道。臘梅姐。這個偷瓜的賊。不知他有多少力氣。兩隻手扯開。就像筲箕一般。把我這一掌。猶如打了一扛子的。相似。憑般疼痛。我家姑娘要去拿他。若被他楞頭的幾拳。只怕也要叫屈哩。傍有春香接口道。不相干。你可記得舊年麼。我家的這個碾盤子。有七八百斤重。被雨落淋塌了。碾臺子重新要砌。五六个人。抬也抬不動。却被姑娘提了上去。這樣重的。不費氣力。何況這個黑漢臘梅道。他整日裏只說我們沒用。道是沒有沾着。就要浪叫。他不說自己的手重。只說別人挨不得打。今日遇着主



兒叫這黑大漢打他幾下子也好。說罷衆人都掩口的笑說話之間。三春走到鄭恩面前。把手一指道。你這黑漢好沒分曉。人家費錢賠力種下的瓜。你不問生熟倚仗強梁。進來自吃還要打人。是何道理。鄭恩身也不動。睜着兩隻雌雄眼。瞧定了三春。說道。女娃。你在這裏說樂子麼。三春聽了惱觸心懷。雙眉一皺。二目圓睜。唱道。黑賊。你因天熱偷瓜。也便可恕。打了園公。亦還饒得。絕不該大胆胡言。欺負於我。你要做誰的老子。右脚往前。只邁上一步。伸手過來。抓住了鄭恩。在前只一提。這小姐果是利害。兩條臂膊。好似

半筋裹了鐵尺。這一提。又往下一按。早把鄭恩跌了個撲勢。背朝天。臉着地。鼻孔嘴臉。都印了泥。三春左手按住了鄭恩。右手舉拳。向他背梁上一連幾下。打得鄭恩火星直冒。那些庄丁使女看見三春。已把黑漢按倒。一齊上前說道。姑娘着實按住。不要被 he 走了。鄭恩只因不會隄防。被他按倒。打了幾下。心中發急。欲要掙扎起來。無奈背上好似一堵城牆壓住了。再掙也掙不起。只把兩手向地上亂扒。一衆庄丁說道。黑大漢。你不要只管扒。扒深了坑。就埋你下去。把你爛了。做灌瓜的肥壟哩。又說。姑娘。他不知你的利



害有心再打他幾下。叫他知道下次不敢再來放野。三春掄起拳頭。又是幾下。打得鄭恩怪叫不止。道：樂子吃了虧。三春惱的這一句。喝道：好黑賊。還敢胡說。你是誰的老子。那園公要報打他之讎。便接口說道：姑娘他討的便宜。要做你的老子。三春大怒。提着拳頭。一連又是十數下。打得鄭恩痛苦難忍。叫號連天。園公嘻嘻着嘴。笑道：黑賊。你原來也遇着上風了。你倚仗自己力大。欺我沒用。誰知也被我家姑娘打了。黑賊啊。這叫做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還被惡人磨。三春聽說罵一聲該死的奴才。誰許你多講。還不走開。

園公聽了。往後退去。三春假叫一眾庄丁。把繩索過來捆了。那庄丁拿過兩條索子。正要上前動手。三春喝聲放着。自己依然按住。叫那幾個使女攏來。一齊伏事。登時把鄭恩四馬攢蹄。捆得十分堅固。三春分付庄丁。與我抬到前廳去。庄丁不敢怠慢。拿了一條扁担。穿了繩索。一頭一個。扛了就走。三春帶了使女人等。一齊簇擁在後。都到前廳。將鄭恩放在廊簷下。鄭恩一堆兒橫在地上。時開雌雄眼。往廳上瞧去。只見陶三春獨坐中廳。兩邊立着幾個丫鬟。塔下立些庄客。將三春細看。實是怕人。但見。



烏綾帕束黃絲髮。

圓眼粗眉翻嘴唇。

臉上橫生孤拐肉。

容顏黑漆長青筋。

陶三春這副容顏越瞧越怕。與那廟中塑的羅刹女也不差上下。鄭恩方纔追悔樂子錯了。咱只把他當做個女娃娃。誰知這馱毬人的。倒有惹大的力氣。樂子一時不防。被他按倒在地。打了這一頓。還不肯放。又把樂子捆在這裏。明日若使二哥知道。怎麼見人。鄭恩從來不曾吃過這樣大虧。那手脚上的繩子。只往肉裏鑽。欲待出言罵他幾句。又怕他的拳頭利害。白被他打。欲要哀求討饒。做好漢的人。如何肯伏輸。

滅了銳氣。沒奈何。只得說道。女娃娃。樂子吃了這幾個瓜。該要幾貫錢。樂子去拿來賠罷。三春大喝道。好黑賊。還敢胡言。與我掌嘴。這一聲喝。鄭恩再不敢言。語。三春暗想這賊。出言不遜。其情可惱。理該打他一頓。棍子放了他去。只是可笑我哥嫂常常說我不守閨門。無事尋非。動手打人。這般冤屈。我如今若放了他去。嫂嫂必定輕言重告。說我生事打人了。不如把這賊捆在這裏。且等我兩位哥哥回來。憑他發落也。見得不是虛情。想罷立起身來。分付庄丁。用心看守。等你大爺二爺回來發落。說畢。帶了了鬘。自回房中。



去了。且說鄭恩見陶三春走了進去，心裏暗暗的罵道：「這馱毬入的女娃娃，把樂子捆在這裏，還不肯放。要等什麼哥子來？」樂子也算是個好漢，關西一帶地方，也有個名兒。自從在十八灣頭救了二哥孟家庄，上降了妖怪，大江的風浪，經過了多遭，如今倒在死水裏，翻了船，敗在這陰人的手裏，辱沒了樂子的聲名。樂子若出了門，管取把這狗賊殺盡，方纔報得此讎，正是。

雖然吃下眼前虧，

他日風光誰得歸。

不說鄭恩在陶家庄受虧，且說匡胤見日色西沉，不

見鄭恩回來，心下着忙，叫聲列位賢弟，你們的三哥往那裏去洗澡。這會兒還不見回來，其中必有原故。張光遠道：「他既然歡喜洗澡，必定還在那裏浮水哩。有什麼原故？」匡胤道：「他雖然略知水性，但貪心過度，一時鹵莽，或者淹倒水中，事未可定。」羅彥威道：「這倒論不得，那鄭恩乃是匡胤患難弟兄，怎不記念？」便對張羅二人道：「賢弟，可全愚兄往彼一看。」二人允諾，便與匡胤一仝上馬，望了鄭恩去路而走。行過多里，並不見有河水，也不見有鄭恩的形影。匡胤心裏發急，遍體汗流，策馬又望前行，忽聽得那首田中這些收



弄龍全傳 十  
割的人。在那裏說話道。老哥。也算這黑漢造化低。吃了這大虧。匡胤聽這話頭有些音響。就把馬帶住了。張光遠問道。兄長爲何不行。匡胤道。你不聽見麼。二人會意。便不復問。只見那一個問道。這黑漢曉得他那裏人。不知爲甚的惹了他。這人答道。看這黑漢像山西人。說得一口的西話。人材也生得高大力氣也來得勇猛。只因闖進園去。偷吃了瓜。園公說了他幾句。這黑大漢動手就是一掌。打得園公扒了半日。那小姐出來。不知怎麼的。就把黑大漢按倒在地。打了一頓。還不肯放。至今捆着在那裏哩。那人聽了不信。

道。只怕沒有此事。你今日又沒有到他家裏去。怎知他又去打人。有這許多備細。你莫不是亂說。粧他威勢麼。這人道。不然。我也不知。只因方纔回家去。遇見了他家的庄客。他對我說了。所以得知。那匡胤細細聽了。心下已是明白。暗罵一聲。黑賊貪了嘴。便把身軀像了個梆子鬼。只離了我。便去挨人的打。不知這小姐怎樣。一個人兒。住在那裏。何等樣人家。我且問他一個的確。再作道理。遂叫聲朋友。借問一聲。這位小姐是誰家女兒。住居何處。那農夫抬頭見那匡胤。生得異相非凡。行伍打扮。張羅二人。也是軒昂武毅。



不敢輕慢。說道三位爺。不像我們這裏人。匡胤道。我住東京。農夫道。爺們。既住東京。問這小姐有甚緣故。匡胤道。我有一個朋友。是山西人。生得黑面長身。因無事出來遊玩。不見回來。方纔聽朋友說。什麼小姐。拿住了一個黑大漢。故此動問。望朋友說明住處。好去尋他。那農夫答道。要去尋他。也是不難。離此東北上。那林子裏過去。就是他家的庄子。這小姐姓陶。閨名三春。父母都已忘過。只有兩個哥哥。一個叫陶龍。一個叫陶虎。家中儘好過日。這小姐今當一十八歲。未曾受聘。他雖然是一個女兒。却是比衆不同。匡胤道。

怎見得他不同於衆。那農夫道。他喜的是弓馬愛的。是刀鎗。打的是好漢。兩個哥哥。也不敢管他。故此庄裏人與他起個號兒。叫做母大虫。遠近的人。都是聞名喪胆的。爺們若去見他。只可軟求。不宜硬講。匡胤道。因甚硬講不得。農夫道。爺們不知這小姐。方氣又大。見識又高。若有人觸怒了他。總沒有半點兒便宜入手。因此没人敢去撩撥他。爺們此去。也不必見他。只和他兩個哥哥理說。是有好處。他的哥哥最有理信。從來不會得罪於人。爺們與他說話。包管救得朋友了。匡胤起先聽他說。陶三春把鄭恩打了一頓。還



捆着不妨。心中已是火發。就要問明住處。恨不得一步跨進他家。將這小姐一劈兩半。方洩心頭之氣。後來聽了他兩個哥哥。知得道理。是個好人。便把怒氣消了。把手一拱道。朋友承教了。遂與張羅二人。各擁坐騎。往東北裏陶家庄上而來。有分叫化怒成歡。破凶爲吉。正是。

暗裏絲羅會繫足。

明中肝胆自知心。

畢竟匡胤此去可能見得陶三春否。且聽下回分解。鄭恩吃虧。雖說他粗齒所致。然以所稱樂子上居多。別人道他討便宜。其實他不曾討便宜人。

自將他口語一抹認殺。往往將便宜送與他。也於彼何尤。

於于家店已見母夜叉。於陶家庄又見母大虫。何母之雄也。母而雄。則陰之盛也。陽之衰也。於以見人材之難得。抑以見國祚之不昌也。

未見其人。先備繩索。未曾交手。先定擒拿。胸中已有成算。目中已是無人。况當鄭恩藐視欺陵。焉有不被其擒之理。吾不怪鄭恩之藐視。特怪其不作整備之爲失策也。

不打不成相識。婚姻亦必由打而成。然不意新



婿上門先領維拳之教儼成騎虎之形最難當者以獨龍扛而抬至前廳不坐中堂而縛諸廊下之爲辱也鄭恩其何能堪。

貪心過度匡亂之言大是禪理蓋天下之事由於貪心過度而敗厥功者居多惟其貪矣奚知其過亦既過矣更極其貪於是利害有所不辨得失有所不計亦遑恤夫事之臧否與功之成敗乎將見逞其所欲言快意當前事未竟而禍已踵於後志未畢而災已臨於前小則喪節失名大則捐軀殞命其禍不可勝言者吾願天下之

人皆以貪心過度四字錄諸座右而朝夕警戒焉亦庶幾盡蒙其福矣。

尋視鄭恩若徒空自追蹤何由得其着落自必借端於農夫之問答而一聆其警欬庶於去路不致費力而來脉殊多順適矣此則穿峰擲雲之妙法也

打得圍公一掌扒了半日此蓋極言鄭恩之力大也鄭恩而有此力也則宜乎無有出其右者矣而偏有一閨門弱女之陶三春與之遇焉倫其類則男女之相判也計其年則長幼之不等



也。而三春乃舉手一如鐵尺。擒人有似城牆。力誠神也。識誠高也。其已傑出於鄒恩之上矣。則農人雖形容鄒恩之力大。其實形容三春之力更大也。

形容鄒恩處有打圍公扒了半日。實語也。形容三春只不知怎麼把黑大漢按倒。虛神也。實語易見。虛神難知。

飛龍傳

第四十一回

苗訓斷數決魚龍。太祖憐才作媒妁。

詞曰

塵寰寄跡如朝權。名利機關不許人僥倖。富貴榮華維命定。皇宮金盒終難贈。○聞將休咎憑誰問。幸有神仙好把前程論。於今曾遇王公觀。願效聯情昏媾順。

右調蝶戀花

話說趙匡胤見鄒恩洗澡不同。心懷疑慮。遂與張羅





二人坐馬跟尋。於路聽得農夫之言。訪問了姓名。住居。遂對張羅二人道。二位賢弟。憑兄走遍關西。公大王曾遇過了許多。惟有這母大虫從來不曾遇見。想陶家的女兒。年幼無知。敢把我兄弟拿住。我今務要會他。一會。憑他有多大本領。若遇了我趙匡胤。只怕也支持不來。張羅二人道。兄長不可造次。自古道。好漢天下有好漢。英雄背後有英雄。此去倘有疎虞。如何處置。匡胤道。不妨。二位賢弟。何必多慮。任那女兒銅胎鐵骨。我必攪亂乾坤。致命與他相併一遭。若不能伏他。誓不爲人。二人見說不住。只得同着匡胤而

走不提。且說那陶龍陶虎。只因永寧集上來了一位道人。就是苗光義。在那關聖廟中。開設命館。吉凶禍福。推斷如神。因此弟兄二人。都要去問問休咎。這日早起。整頓衣冠。乘坐駿馬。帶了家僮。到那集上。至廟前下馬入的廟來。只見東廊下兩傍柱子上。貼着一副對聯。寫着道。

能知埋名宰相。

善識未遇英雄。

廊簷下掛着一面招牌。有許多詩句。寫在上面。弟兄二人細細的看。只見寫着。

不必長安訪邵子。

何須西蜀詢君乎。



緣深今日來相會。

道吉言凶不順情。

機藏休咎榮枯事。

理斷窮通壽夭根。

任你紫袍金帶客。

也須下馬問前程。

陶龍道兄弟。你看他誇這大話。說來高傲之極。不知他胸中才學何如。我和你進去。叫他推算。便見他的深淺了。陶虎道哥哥。說得有理。兩個緩步進了東廊。來至館裏。只見上面坐着一位道人。果是仙風道骨。與凡俗不同。但見他

頭戴九梁巾。身穿水合袍。腰繫絲絲。足登麻履。面如滿月。目若朗星。飄然超世之姿。容允矣神。

仙之氣概

當下弟兄兩個與苗光義叙禮已畢。分賓主而坐。陶龍開言說道。久慕仙長。推算如神。愚弟兄特來請教。望仙長不吝。指示直言。是幸。苗光義道。貧道據理推星。直談無謬。請二位尊造一觀。陶龍便將兩個八字寫來。遞與光義。光義把來排在桌上。先排四柱。後看五星。遠推一世之榮枯。近決流年之凶吉。查了半晌。對二人說道。乾造二位。足羨壘篋。所嫌椿萱早背。年幼當權。喜得妻宮賢淑。諸老遺芳。但子息艱難。未許承歡膝下。壽元綿永。可慶願彭。最妙時上坐了貴人。



後來必得貴人提攜。况貧道細看尊相。滿面紅光。跟前就有一庄喜事。尊駕可報个時辰。待貧道再為推算。看命中貴人在於何時發動。陶龍隨口報了辰時。光義默想了一回。說道。尊駕可再報个時辰。陶龍又報了个寅時。光義復又配合五行。搜求元理。說道。寅屬虎。在東北方。艮位。艮為山。山藏雲水。辰屬龍。在東南方。巽地。巽為風。虎嘯生風。木上生機。金水互濟。乃龍虎風雲之兆。主今日酉時。有四位大貴人。與二位相遇。尊駕速宜回府。迎接貴人。不可錯過。日後功名富貴。只在一位紅面長鬚的身上。二位須當緊記。不

必延遲。想貧道不送了。弟兄二人聽了。是信不信。只得送了命金辭別出門。上馬縱轡。而回。陶龍在馬上叫聲賢弟。我想苗光義命相。人人道他陰陽有准。今日看來。多是胡言亂話。說甚滿面紅光。主有喜事臨門。又說酉時相遇貴人。富貴只在紅面長鬚身上。這些言語。無非騙人而已。何足取信。陶虎道。兄長。何必認真。人生境遇。通在八字中造定的。痴心妄想。終是無益。不過順理而行。憑天發付是了。陶龍道。賢弟之言。大是有理。兩個說話之間。驅馬行來。日已垂西。已至庄上。抬頭看時。只見村上有三匹馬。陶龍留心觀



看見馬上的三個人。都是人物軒昂。品宇巍峩。中間一人分外比二人高大。鬚眉鳳目。面若胭脂。把陶龍驚得搖頭吐舌。叫聲賢弟。苗光義的陰陽却是准也。你看這個騎紅馬的。與他說的不差分毫麼。陶虎道。兄長。據我看來。他人物穿戴。以及鞍馬。均不同人。決不是個等閒之士。爲今之計。我們也不要管他是否。且邀到家去。好友款待了他。再問他家世。別作道理。陶龍點頭稱善。兩個一齊下馬。來至匡胤馬前。問道。三位貴客。從何處來。請到敝庄獻茶。此時匡胤正在跨馬傍徨。見那二人來問。就在馬上答道。二位尊姓

大名。府居何處。與在下素未相交。承蒙見招。有何貴幹。陶龍道。鄉民乃是陶龍。舍弟陶虎。材居就在這庄上。暫屈尊駕一叙。別無他故。匡胤聽他說是陶龍陶虎。心中歡喜。想人言陶氏弟兄良善。知理通情。果然話不虛傳。我且到他家去探聽三弟消息。真假何如。遂說道。多承厚意。只是相擾不當。陶龍道。草舍茅居。有辱貴體。弟兄二人步行。當前引路。匡胤三人策馬隨行。陶家的家僮。捧了主人的馬匹。在後跟隨。一齊進了庄子。至庄門前。匡胤三人下了馬。彼此謙遜。移步進門。匡胤留心觀看。早已見了鄭恩。被麻繩捆縛。



閉着兩眼。倘在廊下。匡胤暗嘆這黑魃。性喜招災。今日也遇了主顧。叫他受些磨難。也得歛迹些兒。遂望了張羅二人。丟個眼色。教他且莫說破。等他再挨些痛苦。然後救他。五人齊至廳上。叙禮已了。分賓坐下。陶龍請問匡胤姓名。匡胤將自己姓氏。鄉貫并張羅二人姓名。一一說了。陶龍聽了大喜道。原來三位都是貴公子。鄉民不識。致多失禮。須臾安僮送出茶來。賓主用畢。陶龍分付快備酒席。款待佳賓。當時廳上叙話。鄭恩在廊下。已是聽得閃開雙眼。往上一張。見是匡胤三人。只不認得陶氏弟兄。鄭恩想道。原來二

哥與他有親的。不知與這女娃娃甚麼稱呼。他既到這裏。怎麼只管講話。不來救樂子呢。想他還沒有瞧見。欲待開言叫他。覺得羞口難開。欲待不叫。這渾身綁縛。疼痛難忍。仔細思量。免不得要開口了。又見匡胤與張羅二弟。全着別人。坐在廳上。談笑自如。這胆子就放大了。遂把好漢的威風。粧作出來。便啓口罵道。你這駢毬人的。不論好友。把樂子捆在這裏。樂子若脫了身。管叫你們的性命。一个个不活。纔見樂子的手段哩。那陶龍聽了。噴罵之聲。一舉眼。見那廊下捆着一個黑漢在地。便問庄丁道。這廊下捆的是何



人庄丁告道這廝是偷瓜賊被小姐拿住。叫我們捆在這裏。等大爺回來發落。陶龍聽了。把頭搖了兩搖。說道。吾幾次勸他。兀是拗着這等性兒。這火塊般天氣。他吃了幾個瓜。也值得甚麼。畢竟將他拿住。庄丁道。只因他打了園公。所以小姐將他拿住的。陶龍道。多事多事。你等快與我扛去。莫要驚動了貴人。庄丁奉命不敢怠慢。就至廊下。將鄭恩扛了就走。鄭恩方纔着急。高聲喊道。二哥見麼。是咱樂子樂子。匡胤聽喚。便走下來。叫聲兄弟。誰把你捆在這裏。鄭恩道。是個女娃娃。壓入的。把樂子捆在這裏。匡胤道。兄弟

你是个大漢。這麼反被女子所擒。我却不信。鄭恩道。二哥。你没有試着這女娃娃的利害哩。匡胤道。這女子怎的利害。鄭恩道。說起來了不得。他一動手。把樂子按倒在地。再扒也扒不起來。故被他拿了。匡胤聽了。假意不信。連把頭搖。只是與他顧問。不肯放他。那陶龍見此光景。聽了匡胤與他兄弟相稱。諒着不是匪人竊賊。遂上前來。叫聲公子。這位莫非貴友麼。匡胤道。此是在下義弟。不知因甚。捆在此間。陶龍聽說。卽忙親來解縛。延至中廳。陪着笑臉。卑躬請罪。道。舍妹愚拙。年幼無知。一時冒犯虎威。望乞寬恕。鄭恩羞



得滿面絳色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又是匡胤在傍代他解。說當時擺上了酒筵。請匡胤四人上坐。弟兄二人下位相陪。酬酢之間。匡胤開言問道。二位雙親可在。上下還有何人。陶龍道。二親俱已去世。愚弟兄守業農桑。止有一妹名喚三春。纔年一十八歲。尚未適人。自幼愛看兵書。喜習武藝。只因性多高傲。不聽兄嫂之言。仗了幾分勇力。每要打人。因此又得罪了尊友。甚屬荒唐。匡胤聽說。暗自思想。陶三春年幼力強。善習武事。倒是個女中丈夫。但不知他容貌如何。若有幾分姿色。正好與兄弟匡義爲妻。後來便是一個

帮手。我必須面見一遭。方好定事。想罷主意。向陶龍說道。在下有一言相告。不知二位可許否。陶龍道。公子有何尊諭。便請一言。某當拱聽。匡胤道。在下遍歷關西。廣結豪傑。聞知令妹精通武藝。識見高深。誠女中之英杰也。在下不勝欽仰。欲請一見。不知二位允否。何如。陶龍道。公子分付別的事情。無有不遵。但此事某實不能專主。須當與舍妹商量。再容覆命。說罷。走往內堂。那三春正在房中。問了鬢道。大爺二爺在前廳與什麼人吃酒。那偷瓜賊可曾發落了。麼。了鬢道。那偷瓜賊被大爺二爺一進門來就放了。倒請他



升龍全傳  
上坐設酒與他陪禮。三春一聞此言，心頭火發，口內  
煙生，說道：「可笑我家哥哥，一些也沒分曉，這般胆怯，  
偷瓜賊不打也罷了，倒與他陪禮飲酒，分明道吾多  
事，羞我面光正在煩惱。」只見陶龍走進房來，三春連  
忙立起，兄妹見禮坐下。三春問道：「哥哥這偷瓜賊既  
不打他，也該趕了他去，才是怎麼反治酒筵與他陪  
禮？」不知哥哥甚的主意。陶龍道：「賢妹有所未知。愚兄  
今日偶在永寧集上遇一算命道者，他算愚兄面有  
紅光，定主喜事臨門，在於今日酉時當有貴人相遇，  
內中一位紅面的，日後有帝王之尊，餘者都有王子

之福。愚兄的功名富貴盡在這紅面的身上。其時愚  
兄只當是虛言謊語，不去信他，豈知纔到庄前，却遇  
了三位英雄。內中果有一位紅面大漢，貴相非凡，應  
了道人之算。愚兄因想天機不宜多洩，不敢直言，所  
以將他畱住家中，設席款待，且做箇異路相知。日後  
再圖事業，不意賢妹所捉偷瓜之人，就是貴人的盟  
弟，名喚鄭恩，也是一籌好漢。愚兄怎敢輕慢於他，禮  
該陪話，因此亦在座中。三春聽了這翻言語，暗暗稱  
贊世人原來有這樣的異人，先見之明甚為奇事。遂  
說道：「原來如此。」兄長這真主果是紅面的麼？陶龍因



匡胤要見。不好直說。却便乘機答道。賢妹倘若不信。何不出去。一見便知真假。三春道。自古以來。惟有三國時關公。是紅面。長鬚。怎麼這真主。也是紅面的。小妹實欲見他。一見正要移步。忽又想了一想。叫聲哥哥。小妹雖欲見他。但恐男女有別。理上不通。又不知他姓甚名誰。怎好與他相見。陶龍道。賢妹這真主姓趙名匡胤。乃是東京都指揮趙宏殷的公子。因遊歷關西。偶到此地。爲這鄭恩出來遊玩。吃了我的瓜。被賢妹拿住。不得回去。因而尋訪到此。遇見愚兄。說起其情道。是鄭恩憑般好漢。反敗在賢妹之手。決定賢

妹是個女中丈夫。尚心欲見。愚兄不好做主。故此進來與賢妹相商。但思人有慕名而來。欲求一見。若拒而不允。反多物議了。况趙公子正人君子。與他相見。有何妨害。賢妹當思之。三春聽說。暗暗點頭。想趙公子。久聞他天下好漢。今又有心欲見我。何必拒他。遂說道。既哥哥已是允他。小妹安敢不從。遂全了。陶龍一齊走至內廳。陶龍又通知了匡胤。引至內廳。匡胤居中站定。陶三春步至下面。朝上深深下拜。匡胤連忙答禮。暗暗偷看。見此形容。吃了一驚。暗想。這事却做不成。可惜。可惜。登時告辭出來。與陶龍仍坐飲酒。



心下甚爲不捨。想三春有此勇力。兵法又精。可惜生得醜陋。克劣不堪。天公旣付其才。怎麼不付其貌。事無全美。使人遺歎。耳復又想了一回。忽然轉念道。有了此女。旣不可與吾弟爲妻。何不從中說合。配了兄弟。鄭恩。郎才女貌。倒是一對相稱的夫妻。也使他得這利害。夫人有所制壓。不敢胡行。遂開言說道。令妹有此雄材。必須得其所配。方爲不負其能。陶龍道。因舍妹有願在前。須遇英雄之士。方肯連姻。所以蹉跎至今。尙未受聘。匡亂道。我這兄弟。鄭恩也未擇娶。如賢東不棄在下。爲媒。將令妹配與鄭恩。甚爲相合。不

知賢東尊意何如。陶龍聽罷。暗自沉思。這婚姻大事。我若作主。應承。猶恐妹子嗔怪。若不依允。又恐趙公子面上無以爲情。左右尋思。毫無定見。只是呆呆沉吟。不好答應。匡亂已知其意。便叫聲賢東。在下愚意。無非女貌郎才。宜於配合。故敢爲言。况我弟鄭恩。亦非根淺門微之輩。也曾遍歷江湖。名傳遠邇。又與當今天子之侄。晉王柴榮。八拜之交。眼見就有封爵。今日得配合妹。亦非辱沒。賢東何必多疑。錯了。這遭美事。陶龍被匡亂說了這席話。不覺志趣高尙。富貴動心。遂答道。承公子美情。本當依允。但此事非鄉民可



主還當與舍妹相商觀其心志如何允否自當定論。匡亂道賢東若與令妹相商須善言曲成諒令妹識見高明不致見絕也。陶龍辭席進內要與三春商量。心下巴不得一說就成好做王親的舅子也得顯耀榮身只憂的妹子不肯應承把現在這個要封爵的嬌容輕輕送與別人却不可惜因是這翻委曲有分叫。寔言聯兩宿之姻緣凝眸望三星之在戶正是赤繩繫足皆前定。異路諧婚由數成。

畢竟陶龍怎的說親且看下回分解。

先見其馬後見其人。在無意之中偶然見之也。

且其順理而行。憑天發付。胸中已是明白。眼中安望軒昂。惟是無意中而偶見之。雖人數不符。而形容已合。自不得不提起前情而致思夫相之驗數之靈矣。邀而歎焉。是何能已。

連呼是咱樂子。正由望救心荒。口中便無倫次也。蓋二哥未來只好閉目念佛。二哥既至自當開眼罵人乃致粧作威風。終於不遂其欲。一頭一個之獨龍扛。兩次奉承。人見人聞之逍遙監再為移易。鄭恩何罪而頻受其辱。耶則救之豈容緩哉。呼之是宜急矣。



親見兄弟作廊下之俘。心地已是不然。特因陶氏弟兄之仁情禮貌。未便形諸齒頰耳。使於此而卽解焉。非惟鄭恩蒙不洗之羞。而匡胤亦無同盟之色矣。所以閑情款問。不卽鬚寬陽以助鄭恩之威。陰以致陶龍之禮。延之上坐。進以佳漿。賓主聯歡。一時稱盛。此等作用。甚屬姦雄。所謂解鈴還待繫鈴人。匡胤蓋能竊取其意矣。三春果有見識。一聞匡胤好漢。便欲一見。以瞻其概。而又恐有違古禮。却步不前。果是有勇有識。而復有禮。以自固也。

本意欲將三春聘與匡義。因其貌之不美。遂乃轉念於鄭恩。夫果郎才女貌。配合咸宜。誠有水乳交融之致矣。然玩後來幫手一語。則匡胤之意。獨取三春之勇耳。非真欲得其貌也。特恐匡義之卒姿。對此難言和樂。而以鄭恩之醜陋。相居自可歡娛。此婚姻大事。陶龍之所以媿爲辭。而配得其所。匡胤之所以裁於正也。愛其勇。主也。嫌其貌。賓也。欲與匡義。主也。乃與鄭恩。賓也。乃舍其勇而論其貌。不與弟而轉與夫。鄭此則由主及賓。移賓作主之法也。



志趣高尚富貴動心豈獨陶龍爲然天下之人  
皆然豈獨一世之人爲然萬世之人皆然是豈  
富貴之逼人哉實人自慕其富貴也此淡泊寧  
靜窮約終身者之所以鮮也



